# 靠上女校长上

冯二铁挂断手机，环顾了一下也就十来平米的半地下室，无限感慨地自言自语：“唉，总算熬出头了……” 在这间不到十平米的半地下室一住差不多一年了，一张简易铁床，上边只铺了薄薄的草编榻榻米，尽管爹娘给铺了好几层棉褥子，但还是感觉硬硬的硌人后背，还好自己是农村的土炕睡大的，换了城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一天都受不了吧…… 简易铁床的生硬还不是问题，关键是隔上一两天就要自摸解决一次生理过剩问题的时候，动作也不算大，可是简易铁床的腿儿就会夸张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只打了几次飞机，就被邻居举报，以为是招妓上门服务呢，让小区的保安来突击查房！ 保安闯进屋里才发现，除了冯二铁一个光杆司令，连个鸡的影子都没有，但还是对冯二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说这个小区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别因为这样貌似禽兽的不检点的行为，坏了小区的整体形象。 冯二铁接受教训，再也不敢在那张咯吱乱响的简易铁床上乱打飞机了……不过半地下室的墙壁也不能依靠，由于潮湿阴凉，上边时常生出许多霉斑来，就像人的身上生出的疥疮一样叫人恶心。尤其是时常还有蟑螂、潮虫、甚至蚰蜒爬过，所以，一旦需要排解的时候，就只好站在地中间，佝偻着腰，哈赤哈赤地喘着粗气，将那点儿狗熊给逗弄出来…… 一定是爹娘也发现自己住的地方太过寒酸窘迫了吧，不然的话，父亲冯巩（此冯巩非彼冯巩，此冯巩是冯二铁的亲爹，人高马大且笨嘴拙舌）刚刚不会打来电话说，第二批征地款到了，不但买了客货两用的微面可以干上他最喜欢的拉脚生意了，而且还立马在市里的“靠山职业培训中心”附近给冯二铁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还说已经给冯二铁报了名，花钱让冯二铁到“靠山职业培训中心”去完成专升本，这样也好找到理想的工作…… 父亲冯巩最后还说：“我白天有个重要的活儿要干，估计晚饭后能来帮你搬家，你收拾一下子，别落下什么东西最好……” 冯二铁挂断手机，环视自己住的这间狗窝，除了原本的条件极差之外，自己很少收拾卫生，废品垃圾到处都是，早已是杯盘狼藉，臭味熏天，简直不像人呆的地方了…… “唉，总算熬出头了……”冯二铁边这样自言自语边想，眼瞅中午了，赶紧收拾一下吧，把该扔掉的都扔掉，把该留下搬走的都收拾好，省得爹娘来了一看自己如此窝囊又要被臭骂一顿了…… 尽管屋里乱得一塌糊涂，但由于面积小，并且是要搬家状态，所以，很快就将垃圾打包，将属于自己的电脑装箱，衣服入包，书籍打捆，当然，趁机将一些情色杂志光碟什么的，一并装入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混同垃圾一同丢掉了…… 收拾差不多了，一看就剩下那张稍微翻身都会吱嘎乱响的简易铁床了，冯二铁心想——唉，这次爹娘给新租的公寓，应该是张正式的床，而且，上边有绵软无比的席梦思吧…… 坐在简易铁床上发了一会儿呆，冯二铁突然想起来，半地下室的窗外，还有早上洗的几件衣裤连同潮湿的被子褥子没有收回来呢！赶紧搭上一个简易梯子，攀上去，将那扇横着的窗户向上打开，用一个挂钩给挂住——这扇横窗有一米五那么宽，半米那么高——然后，麻利地从窗口就去到了地面…… 窗外有十几平米的地方属于这间半地下室，平日子有太阳的时候，冯二铁时常从窗户爬出来，晒晒太阳，当然了，感觉屋里什么潮了，能从那扇横着的窗户顺出来的，都要亮出来晒晒阳光…… 爹娘大概就是冲着窗外有这十几平米的小院儿、可以种点他们喜欢的农作物才租下了这间半地下室吧，大概是所有失地农民共有的，一生一世都难以改变和割舍的某种情愫吧…… 父亲冯巩没少在这十几平米的小院里播种，只是由于冯二铁从来不上心耕耘，所以，大半都在还没开花结果的时候，就早早地夭折了。尤其是冯二铁经常直接掏出家伙给那些植物灌溉施肥，十有八九，第二天就被烧死了，一定是因为他年轻力壮，且气盛火大，除非及其顽强的植物，没几棵真正活下来的…… 冯二铁从那扇横着的窗户爬出来，到了那个一楼的小院里，收完了几件晾晒的衣服，刚要将被子褥子收回去的时候，却发现有几棵顽强生存下来的丝瓜秧子，居然茁壮成长，一口气爬上了三楼的阳台护栏！而且一楼不开花，二楼不开花，偏偏爬到了三楼才开了花！再仔细看，奶奶的，居然还在三楼接了好几个一尺多长的大丝瓜在上边！ 若不是父亲冯巩说今天晚上就让自己搬走了，冯二铁大概也不会那么急于顺着一楼二楼的护栏，爬到三楼去，将那几个丝瓜给摘下来…… 而恰恰是这个随意的行为，让冯二铁的命运来了个不可逆转的急转弯…… 冯二铁别的能耐没啥，可是攀援的能力却比较强。小时候爬树掏鸟窝，蹭蹭地如履平地一般，村里没谁能比过他。所以，猿猴一样几下就爬上了三楼的护栏，却发现，三楼并非封闭的护栏，而是那种半开放式的花台，上边摆放了很多比较名贵的盆木，一看就知道这家很有钱很有档子的样子…… 冯二铁很快将丝瓜秧子上的几个丝瓜给摘了下来，心想，今晚爹娘来帮自己搬家，然后让他们带回去，也够吃他们几顿了吧…… 可是刚要下来的时候，却发现靠近三楼窗户的边缘上，还有一个掩藏在叶子下边的丝瓜没有摘下，冯二铁就探身过去，想摘了这个就立即下去了…… 谁想到，正是由于这个贪恋的动作，让冯二铁无意间，从三楼的窗户看见了屋里那些令他瞠目结舌，甚至因此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香艳光景…… 纯属意料之外——冯二铁探身去摘那根掩蔽在阔叶后边的丝瓜的时候，无意间，往玻璃窗里瞄了一眼，就这一眼，正好看见两只女人嫩白的小腿高高地翘起，在空中有节奏地来回摇曳……摇啊摇，颤呀颤——天呐，这大中午的，咋就在家里弄得如此热火朝天呢！ 冯二铁忍不住，赶紧咽了一口吐沫，竭力将身子向上够，够了足有半尺，才将屋内的香艳情景给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中年男人臃肿的身躯，正不住地在一个魔鬼身材的女人身上做成人俯卧撑，动作异常激烈刺激——看那中年男人的表情，好像就要跑马的样子了，再看那身下年轻的女人，好像也一副欲死欲仙的神情…… 冯二铁不是没看过毛片画报什么的，男女之间那点儿事儿，不是一窍不通，只不过，自己从来没在女人身上自操作过。或者说，从来没亲眼目睹真人真枪实弹地弄在一起的场景，顿时口水分泌过剩，连续下咽了好几次，但咽完了还有…… 而更令吴二用瞠目结舌的是，当他看清那个在中年男人身下妩媚承欢的女人咋有点面熟呢？哎呀，咋一时想不起来了呢？越是想不起来，就越多好奇心——冯二铁情不自禁，又将身子向上够了半尺，终于看清了—— 艾玛，这不是“靠山职业培训中心”的美女副校长方雨琦吗！ 冯二铁顿时就呼吸不畅了……赶紧将目光撤回，将身子萎缩，心里扑通扑通乱跳个不停——这个美女副校长在自己就读靠山职业培训中心读大专的时候，早就成了几乎所有男生打飞机的理想对象和夜晚里的梦中情人…… 不能说相当一部分来这里混个文凭的男生，都是冲着方雨琦这个美女副校长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是她负责抓学校的某项工作，总能起到一呼百应，雷厉风行的效果，几乎所有男生都像才吃了兴奋剂一样，再艰难的任务，也会出人意料地予以完成——这完全应该归到方雨琦这个美女副校长的个人魅力上吧…… 可是此时此刻，她咋会跑到这个三楼来，跟一个领导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搞在一起呢？她男人冯二铁也曾经见过呀——每年从中石油海上平台回家休假的时候，总是抱着他们家四五岁的儿子到培训中心来玩耍，那种郎才女貌的夫妻着实令人觉得不是一般的绝配，简直就是真人版的天仙配！可是屋里的这个男人，绝对不是她男人，绝对是在搞婚外情！ 唉，这样的“好事”，咋偏偏让自己给遇上了呢？这算一个秘密还是一个丑闻呢？管他呢，反正他们咋搞也跟自己无关，该着今天上来摘这几个丝瓜让自己免费观摩了一场真人版的高清毛片——或许这些丝瓜早就物有灵犀，知道三楼的窗户里总有这样香艳的场面发生，才一楼不开花，二楼不开花，偏偏爬到三楼来开花结果，进而引导自己爬上来，目睹这场令人心猿意马的香艳交合吧…… 假如冯二铁没认出来，屋里那个美艳的女人是靠山职业培训中心的副校长方雨琦，或许到此为止，见好就收，赶紧带上摘下的几根丝瓜，悄无声息地从窗外撤离，将自己亲眼目睹的那些场景，留作夜里梦淫的最佳回忆也就罢了。 然而，一旦知道屋里那个女人是谁，而且并非是她的法定男人搞在一起，这就让冯二铁多了几份好奇和流连，忍不住，在临撤离的时候，再次探出头来，贴近窗户，想再多看一眼心目中那个美女副校长此时此刻又绽放出了什么样的风情…… 可是令冯二铁万万没想到的是，脑袋刚刚探出来，眼睛就发现，弄在一起的两团子肉体，突然止住，甚至瞬间弹开，好像他们猛地发现了什么一样，那种戛然而止的动作，令冯二铁立即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天哪，不是他们发现自己在窗外偷窥了吧！ 慌乱中，冯二铁居然失手忘了抓住栏杆，一步就迈了下去，整个人，立即失去重心，成了自由落体， 从三楼的花台直接摔下了一楼…… 幸亏刚才没把晾晒棉被的背包绳给解开，冯二铁先被背包绳给拦挡了一下，着地的时候，正好还有棉被做了缓冲，特别是下边的土地，还被冯二铁的父亲给翻了又翻，打算种植什么庄稼，所以，冯二铁从三楼摔下来没什么大碍，只是暂时不能动弹了而已。 可是祸不单行，冯二铁还没来得及从地上爬起来呢，就感觉空中有个什么硕大的物体呼啸着就朝他砸了下来——那种不用眼睛看见，用第六感就能感知到的威胁立即让冯二铁预感到了将有某种灭顶之灾从天而降了好像！ 但此刻的他，真的连翻身滚开的囊劲儿都没有了，可是就这样听天由命的话，怕是真的连小命都没有了吧，一种本能的求生欲念令冯二铁拿出吃奶的劲儿，在那个硕大物体呼啸落下的瞬间，一骨碌，滚到了一边…… 一张一米二宽，两米长的单人席梦思真的从天而降，扑通一声，就贴身落在了冯二铁的身旁——若不是那及时的一滚，一旦被拍在下边，绝对是非死既残啊…… 冯二铁胆子都被吓破了，后怕到了极点——心里还在骂——不至于吧，不就是偷看了你们偷情的场面吗，至于丢下个席梦思来置我于死地吗！竭力支撑着爬了起来，正想抬头往上看看，丢下席梦思的窗口是否有人往下看——有的话，直接臭骂他几句，让他的丑闻全小区都知道！ 可是冯二铁刚刚站起来，刚刚仰头往上看，去感觉有个穿着极少的影子飘了下来——艾玛，这是有人往下跳啊！完全是出于本能的善良，冯二铁居然没有躲开，而是瞅准了那个影子坠落下来可能的着陆点，伸手去给接住了！ 接住了才看清，原来就是刚刚看见跟三楼，那个领导模样的男人偷欢的副校长方雨琦！只是由于她落下来的惯性太大，将接住她的冯二铁给冲击着，一下子跌倒在了席梦思上——幸亏冯二铁接住了她，幸亏倒下去还有席梦思接着，不然的话，俩人可能都会伤个不轻！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呀——先丢下席梦思，然后又往下丢人？本来以为，他们丢下席梦思是为了惩罚我这个偷窥者，将我置于死地而后快，是想砸死下边的人，可是这个美女副校长跳下来，又是为什么呢？ 冯二铁正懵懂呢，穿着十分简易，将只穿了一件性感吊带裙子、丰腴的身材展露无遗的美女副校长方雨琦发现被人接住了，而且毫发未伤，突然从冯二铁的怀里挣脱出来，还上前一步，一把拉起冯二铁，同时说道：“冯二铁？原来是你！” 还没等冯二铁反应过来，又听方雨琦急火火地说：“快起来，帮我把席梦思藏起来！” “藏席梦思干嘛呀？”冯二铁心里这样问道，但嘴上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勉强顺势将身子从地上爬起来，就跟随这个已经认出自己是谁的方雨琦，将那个从天而降的单人席梦思给顺进了半地下室的横窗口，也不管里边堆放的东西是否怕砸怕压，方雨琦居然使劲儿一推，整个席梦思就一下子顺进了冯二铁的那间半地下室…… “快，你先下去……从里边接应我……”方雨琦居然拿出了在校期间，副校长命令男同学执行什么任务的口气。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冯二铁还在心里这样喊道，可是嘴上却什么都没说出来，乖乖地从那个横窗口往半地下室下，顺手先将刚才要收的衣服被子褥子都给拉到屋里，然后就等待这个美女副校长从上边下来…… 从冯二铁的角度再往外看，哇，尽管是逆光，但由于近在咫尺，所以，方雨琦探下来一条嫩腿的时候，已经令冯二铁赏心悦目了，而当第二条嫩腿也开始下探的时候，天哪，居然让冯二铁从方雨琦那简单的吊带裙下看见了一处朦胧的花丛！ 原来她连内裤都没来得及穿，只穿了一件性感的吊带裙子就从窗户跳出来了呀——冯二铁只能边心旷神怡地趁机偷窥欣赏方雨琦两腿深处的朦胧风光，边做好了在半地下室里接应方雨琦的准备…… 冯二铁是因为经常从这个半地下室的横窗进进出出，所以，下来的动作十分娴熟麻利。可是方雨琦却是平生第一次这样狼狈逃窜，所以，刚刚把两腿探下来，身子就失去了平衡，相当于直接掉了下来——幸好冯二铁提前做好了接应准备，才一下子将方雨琦给接住，平生第一次，这样将一个活生生的美艳女人，结结实实地抱在怀里——艾玛，心咋好像都不跳了呢——哦，不是不跳了，是跳到数不清，感觉不到它在跳了！ 可是呢，不容冯二铁沉浸在美女入怀的美妙yy中，方雨琦两脚刚刚落地，居然立即脱离冯二铁，边哈腰去拉扯那张席梦思，边对冯二铁说：“快，快将席梦思给弄到床上去……” “弄到床上干嘛呀？”冯二铁还是心里不懂，但嘴上也不说，直接就跟随方雨琦将那个席梦思给弄到了只有草编榻榻米的简易铁床上…… 刚刚弄好，冯二铁还没领会对方意图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美女副校长居然直接跳到席梦思上，边脱她身上仅有的那件性感吊带裙子，边对冯二铁命令道：“快点把门窗关好，然后回来把身上的衣服都脱掉！” “您真的让我脱光身上的衣服？”冯二铁差点儿没喊出来，但转而就将半地下室的门窗给关好，然后回到铺上了席梦思的床边，看见已经将自己脱得精光的美女副校长方雨琦，却十分拘谨，同时也莫名亢奋地开口问道：“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让你脱你就快脱！”方雨琦边说，边将她身上唯一的吊带裙子给脱掉了！ “您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呀？”冯二铁不懂这个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美女副校长为啥跟自己一回到半地下室就要脱衣服，而且，她自己已经脱得精光了，难道，就会像传说中的，一旦女人被谁发现有奸情了，为了封住发现者的口，就必须舍身跟他也有一腿？这样的话，就不会将他发现的奸情给传扬出去了？因为他也跟被发现者有了一腿？然而，如此突然，又如此直接，导致冯二铁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所以，情不自禁就这样问了一句。 “别胡思乱想，我是想让你脱下衣服给我换上——我不想穿原先的衣服离开这里！”其实方雨琦是有点慌乱，才那么急促地将她的衣服先脱了。可是，脱光了才发现，其实冯二铁的身上没什么可以脱下来让她换上的衣服，边这样说，边自己在冯二铁的屋里翻找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衣服…… 从方雨琦的语言和行为上，冯二铁一下子清醒过来——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一旦被发现了奸情，就一定要跟发现者有上一腿——真是自己在胡思乱想了，方雨琦这样的女强人，还是堂堂的培训中心的副校长，哪里会像自己想象中村野荡妇，用那样下三滥的办法来堵别人的嘴呀！ 她让自己脱衣服，只不过是想尽快换个外套，让别人认不出她来；而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也正是想尽快从刚才的噩梦中挣脱出来吧——唉，都是自己太龌龊了，想那些不该想的猥琐勾当…… 冯二铁懂了方雨琦的意思，马上也帮她翻找她能穿的衣服，很快，就翻出一套运动服来，方雨琦也不管大小肥瘦，赶紧先穿上了裤子，然后，就开始穿上衣，动作很是慌乱，所以，并没有那么麻利。 而就在方雨琦穿冯二铁那套运动服的时候，她的整个身子都被冯二铁给近距离看到了——哇，真是太完美了！那种细腻，那种光洁，那种凸凹，那种标致，真令人赏心悦目，情不自禁又有点想入非非了…… 尽管方雨因为手忙脚乱穿衣服不那么顺畅，但还是在冯二铁没看够，还想多看一会儿的呢，却都被遮挡在了那套有点肥大的运动服里——唉，真想自己就是那套运动服啊，那样的话，就可以贴身直接与这个美女副校长全方位地接触了…… 冯二铁正在心猿意马地胡思乱想呢，却听见穿好衣服的方雨琦对他说：“有墨镜和太阳帽吗？” “有是有，就是因为要搬家了，所以，都给收拾起来了……”冯二铁赶紧解释。 “哦，好找吗，不好找就算了……”方雨琦好像还在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好找好找……”冯二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殷勤，赶紧将已经捆好的东西再给打开，翻找了一阵，才找出了一副蛤蟆镜，还有一个白色的遮阳帽，马上递给了方雨琦。 “谢谢你今天帮我，日后我会报答你的……”方雨琦边戴上蛤蟆镜和遮阳帽，边这样对冯二铁说道。 “不用谢，都是我应该做的……”冯二铁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今天的事儿，最好不要对任何人讲……”方雨琦又对冯二铁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不是那种乱传瞎话的人品……”冯二铁赶紧表白自己的什么样的人。 “这就好——那你就再帮我一个忙，帮我从这里逃离出去吧……”方雨琦边说，边用眼睛去看半地下室那扇高高的横窗，可能觉得，凭借她自己的力量，根本就无法从哪里逃离出去吧。 “您怕的是什么呢？”冯二铁还有点不能理解——心想，不会因为我从窗外看见您跟那个领导搞在一起了，就如此狼狈不堪地从楼上跳下来，而且还要换上我的运动服，戴上我的蛤蟆镜和遮阳帽逃离这里吧。 “听见楼道里的声音了吧，他们是来抓人的……”方雨琦只说了这么一句。 “他们？他们是谁呀？他们到底要抓谁呀？”冯二铁真是不能理解。 “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帮我离开这里吧……”方雨琦的声调特别低，也特别急。 “他们真的要抓您吗？”冯二铁还有点犯傻。 “抓谁你就别管了，赶紧帮我逃离这里吧……记住了，守口如瓶对谁都好……”说话的工夫，楼道里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真切靠近了 “记住了……”冯二铁也不知道对方跟自己刚刚建立的这种关系是否值得这样赌咒发誓，但还是傻傻地回应了这么一句。 “好了，快点儿把我掫出窗外——记住，明天到我的办公室去找我，一定！”方雨琦边说边爬到了半地下室的横窗处，将其打开，在冯二铁的鼎力帮助下，终于在那些纷乱的脚步停在半地下室的门外开始敲门的时候，逃离出去…… 冯二铁托举方雨琦离开半地下室的时候，尽管她穿了一身自己的运动装，没能直接触碰到她的细皮嫩肉，但由于有个动作是直接用手去托举她的大腿根儿——艾玛，那种手感，简直令人骨酥筋麻，差点儿没手一软，让方雨琦从高空中掉回到半地下室里…… 唉，如此美女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就像已经到了嘴里的佳肴，刚刚尝到滋味，转瞬又脱口而出，真真给冯二铁留下了无限的怅惘与遗憾…… 其实呢，容不得冯二铁想这么多，楼道里的敲门声已经愈演愈烈了！生怕被门外的人误会了自己，赶紧跑过去，将房门给打开了：“什么事儿啊？”冯二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有没有看见一个女人来过这里？”一个穿执法制服的中年人问道。 “我这里，从来没来过女人呀……”冯二铁睁着眼睛说瞎话。 “没来过女人？这是什么？”跟随执法年轻进来的两个保镖，居然在席梦思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女人穿的吊带裙子！ “这个呀……”冯二铁一下子蒙圈了，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美女副校长刚刚脱下的吊带裙子到底是出自何处。 “我们正在执法，你一定要严肃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个穿执法制服的中年人十分严肃地恫吓冯二铁。 “一定要说实话吗？”冯二铁是想给自己争取时间。 “当然了，你说的话如果有假，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对方立即给出了答案。 “其实我，弄这个吊带纯属个人爱好……”冯二铁试图换个角度来解释。 “咋了，难道你有女性倾向，愿意男扮女装？”执法的中年人逼问道。 “不是为了这个……”冯二铁欲言又止的样子 “那是为了什么？”对方亮出一双警觉的眼睛。 “直接告诉你们吧，是我打飞机的时候联想用的……”冯二铁说出这话，连自己都吓了一跳——艾玛，啥时候自己脸皮这么厚，胆子这么大了呢！ “打飞机？联想？”执法的中年人将信将疑，莫名其妙的样子。 “可不是吗，就在他刚刚住进来不久，邻居就举报他屋里的床铺经常咯吱咯吱乱响，以为是他招妓上门服务呢，可是，我们保安来夜查，却发现他是在床上打飞机——这事儿还真属实……”两个保安一听冯二铁承认屋里有女人的吊带是打飞机的道具，居然马上做出了有利于冯二铁的解释。 “年轻人，多琢磨点前途事业上的大事，少整那些又低级下流、又伤害身体的勾当——走吧，再到别的住户家排查吧……”执法的中年人边说，边带头往外走。 “到底出啥事儿了？”住了快一年了，冯二铁也算跟两个保安混熟了，所以，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就这样问了一句。 “三楼教育局的副局长雷阵冬出事儿了……”两个保安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这样告诉冯二铁。 “出啥事儿了？”冯二铁上下一联想，感觉有点明白了，但还是想多知道一些。 “在外边偷会情人，被原配给举报了，正好反贪局也正要查那个副局长呢，就想到这里来个一锅端——可是闯进屋里，却发现，没有原配举报的那个情人，人家反贪局也不能灰头土脸地空手而归呀，就一边将副局长给带回去双规，一边让我们挨家挨户地排查，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原配举报的情人……”俩保安还真跟冯二铁说了实情。 “既然是原配举报的，应该知道那个情人是谁呀，哪里还用得着挨家挨户地敲门排查呀……”冯二铁还有不懂的地方。 “原配哪里知道副局长的情人是谁呀，又不是一个，少说也有十几二个吧……”俩保安好像也被今天的时间给弄兴奋了，一旦被问及，马上就信口开河地说了底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呀！”冯二铁将前因后果给捋了一遍，觉得自己似乎懂了美女副校长为啥从天而降，为啥要借用自己的运动服蛤蟆镜还有遮阳帽将她化装得谁都认不出，还一再提醒自己三咸其口，守口如瓶了…… 然而，送走了保安和执法的中年人，关好房门，冯二铁一下子放松下来，仰躺在了那个席梦思上的时候，顿时又无限懊恼起来——唉，今天自己咋表现恁差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关键时刻，却秃噜扣掉链子， 咋在美女副校长的面前，表现得那么傻，那么差劲呢！ 正懊恼呢，却猛地想起那个美女副校长方雨琦临离开的时候丢下的那句话：“记住，明天到我的办公室去找我，一定！”这话到底是啥意思呀？冯二铁又陷入到了更深层面的纠结烦恼之中……